

潘天壽構圖之妙

韻度曲 梁君度

近現代畫壇之中，潘天壽先生的構圖藝術獨樹高格，其畫學精髓，可一言蔽之：造險破險，以奇求正。先生善於在跌宕不穩的章法中重塑平衡，於雄強緊密的布局裏涵養氣韻，觀其畫如臨危崖而步履從容，險中見穩、奇中見正，形成獨具個性的雄闊畫境。

畫道忌平，與詩文同理，平鋪淺淡則無勢、無韻、無氣象。潘天壽畢生構圖，皆遵循矛盾相生的創作邏輯，以「造險」破平庸，以「破險」立格局。所謂造險，是打破常規平衡，刻意經營傾側、壓迫、疏離的畫面張力，先聲奪人、跳出俗套；所謂破險，是於險勢既定之後，運用筆墨、體塊、虛實、款印諸法調和全局，化危為安、化奇為正，達到驚心動魄而又穩如磐石的藝術平衡。

此般精妙章法，並非隨意臆造，而是源自深厚的理論積蘊。其授課講義輯錄成《關於構圖問題》，系統闡釋賓主、疏密、虛實、開合、平衡諸多畫理。先生力主「明豁」之境，主張畫面對比需極鮮明，拉大主次、疏密、虛實差距，刪除繁瑣中間層次，令畫境清朗骨健、氣勢昭然。

依託成熟畫理，潘天壽建立了一套剛雄鮮明的構圖體系。其一為方體立骨，多以方正體塊支撐畫面，棄柔媚、重骨力，踐行「強其骨」的畫學主張，造就沉

穩雄強的畫風。其二為大疏大密，極盡「疏可走馬、密不透風」之妙，疏處空靈含遠意，密處層疊見氣勢，強烈對比拉滿畫面節奏。其三一統開合、貫通氣脈，以一大開合統攝全局，不瑣碎、不紛雜，使全畫氣韻連綿、渾然一體。其四虛實相生，常以勾骨代渲染，變實體為虛韻，憑筆墨骨架承托畫面重量，別開體塗轉化之新法。其五善用邊角，畫意延伸畫外，意境悠遠無盡。再加款印布局得法，以書法、印章調節重心、補足章法，使款印成為構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縱觀其經典傳世之作，皆可印證其造險破險之妙。《磐石墨雞圖》以方石鎮定畫心，大虛大實、骨力森然；《西湖荷圖》以直莖破柔媚舊式，三角布局互成犄角，奇崛多變；《雁蕩山花圖》以斜勢花枝破平行呆板，生機靈動；《小龍湫下一角》以滿幅大構圖、三大體塊鎮壓全局，破格開新境。



●潘天壽《磐石墨雞圖》 作者供圖

心世界

姚珏 弦雅音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7月8日晚香港交響樂團將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弦響29載·心世界》音樂會。以「心世界」為題，是承「從香港之心，通向世界之聲；從民族根脈，走向時代新章」之立意，以中西特色的創新曲目，既扎根民族，又放眼世界，展現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重要作用。屆時將特邀中央歌劇院音樂總監、著名指揮家楊洋執棒香港交響樂團演出。

音樂會上半场聚焦歐洲民族樂派經典樂作，包含西貝柳斯莊重溫暖的《節慶行板》、巴托克取材歐歐民間旋律創作的六首精煉靈動的《羅馬尼亞民間舞曲》，以及德沃夏克旋律優美、層次飽滿的《E大調弦樂小夜曲》，充分展現西方樂樂語言中深厚的民間底蘊與鄉土情懷。下半场集中呈現中國當代優秀創作。郭文景為弦樂隊創作的《中國民歌組曲》，包括《黎明》《木鼓與山林》《草原》《雄鷹與駿馬》四個樂章，用純粹弦樂描摹神州大地遼闊壯美的自然風貌與多彩人文風情。

音樂會重磅曲目為香港交響樂團約香港青年作曲家梁皓一為慶祝香港回歸30周年全新創作的作品《九龍》，將由我擔任小提琴獨奏，進行世界首演。全曲分為四個樂章：《九龍》以恢弘弦樂開篇，追溯這片土地的傳說淵源與百年歷史；《城寨》以極具張力的音樂線條，再現九龍城寨獨特的時代氣質與城市

記憶；《獅影燭光》以溫暖堅韌的旋律，致敬自強不息、守望相助的獅子山精神；《下一站，西九龍》節奏明快、氣息昂揚，象徵香港面向未來、持續前行的蓬勃活力。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的關鍵之年。「九龍」既是香港的地理地標，更是承載城市記憶、凝聚本土精神的文化符號。以史為鑒，以樂明志，用弦音書寫九龍傳奇、城寨風雲、獅子山下的奮鬥精神與西九龍的未來憧憬，既保留本土歷史記憶，又面向世界、擁抱創新。這是「以藝通心」講述中國香港故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代詮釋的具體實踐，也是為香港文化軟實力「增值」的生動案例。演出還將邀請內地和香港多所中小學的學生參與，讓年輕一代在參演中親身感受家國情懷與香港故事，傳遞正能量。

以「心世界」為題還有一個意義是想用音樂鼓勵大家去真正發現心中的熱愛。最近上海國際電影節剛剛頒終身成就獎給60歲傳奇電影人盧燕，她現場表示，雖然獲獎，但她覺得終身成就獎不是退休，更不是結束，還想繼續勇往直前。我想她如此長青的生命力正源於她心中世界對電影事業的熱愛，因此百歲的她想的還是繼續演出。她還說上海是她的故鄉，也是她藝術開始的地方。我想這也說明對於文化之根的認同，恰恰也是她夢想開啟遠航的保障。香港回歸，百年圓夢，我們心中恰恰也應該銘記我們中華文化之根，珍視我們熱愛的鄉魂。

撞「鬼」的故事

鄧飛 想入飛飛

幾天前的一個晚上，忽然想起要去便利店買些東西，匆匆下樓，抄一條小巷近路，快去快回。小巷不長不短，就是有點兒黑，平日行人極少，在我前面只有一位身穿住家便服的女士在走着。突然，女士的步伐放慢了，雙手抬起，伸到兩邊臉頰，緩緩脫出一張臉皮！我不禁心下大駭，啥情況啊？聊齋「畫皮」啊這是，這都讓我撞上？千萬別回頭望向我。

眼看那位女士停下腳步，用那捲成團的臉皮，輕輕地抹自己臉和脖子。嘿，原來脫下的是張護膚面膜Mask。

什麼人啊！大半夜貼着面膜上街，這世界真是什麼人都有。是在夜路上遠遠看見，也會很瘆人，這鬼怪真是什麼人都有。

想起魯迅先生《踢鬼的故事》，所言不虛。這篇小短文據說曾經在內地被列入中國語文課本當中，非常知名。文章講述魯迅也是有天晚上走夜路，而且是經過墳場，比我經過小巷子要陰森多了。結果還真的撞見一個躲在墳包下的「鬼」，這「鬼」的身形還一會兒變高、一會兒變矮，連魯迅都心中緊張，走近這個「鬼」之後，一腳踢去。「鬼」大喊一聲，原來是個盜墓賊。魯迅先生用這個親身經歷，說明世上本無鬼，有的只是別有用心而裝神弄鬼的人。

我個人的撞「鬼」經歷，當然沒有大文豪那麼高境界的寓意，純粹是自己嚇自己。不過，我後來細細做個自我心理分析，雖說極少有人戴着美容面膜上街，但何以我會把戴面膜的形象不假思索地誤以為撞鬼呢？尤其是迅速聯想到《聊齋誌異》裏面的「畫皮」呢？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腦子裏有「畫皮」之類故事的內存記憶和知識。聊齋原著、白話版都讀過，以「畫皮」故事為藍本而改編的電視劇、電影，都不知有多少個版本，我這個影迷視幾乎一部都沒有漏掉，全部看過。「畫皮」的形象已經深入內心潛意識，撞上類似的場景情形，自然如同刺激了腦內所存記憶檔案，以已知之印象，套用未知之情景，結果把自己嚇着了。

那是不是由此得出結論，不要看那麼多古代鬼故事，從而少作不必要的聯想？問題不至於鬼不鬼，也不在意古代現代。人一世的成長，總是不停地與身邊環境互動，包括觀察、閱讀、聆聽等等，繼而形成自己的判斷和感受，最終變成作為個人生活經歷的記憶和個人的思維習慣。佛家語所謂的「色（物質環境）、受、想、行、識」，以及西哲們所言的認識論和理性等等，所指大致如此。從環境中輸入什麼，固然重要，輸入文學經典《聊齋》，總比輸入無聊東西要好，但最關鍵的，還是要對自己的輸入、感受、思考乃至記憶的整理，保持有意識的覺醒，這也是教育常言的「元認知」。

父親與茶

每當春茶上市的時節，城市的空氣中彷彿也飄散着若有若無的茶香。然而，無論杯中如何變換着名貴的金駿眉、醇厚的普洱，或是高香的單叢，我心底最安穩、最懷念的滋味，永遠定格在那杯來自家鄉武平、出自父親之手的綠茶。那沉浮於玻璃杯中的一抹翠色，早已超越了飲品的範疇，它是我生命的底色，是父親勤勞一生的縮影，更是一座山城精神氣質的無聲流淌。

時間來到1980年的春夏之交，我人生的一個重要關口。高中畢業，全力備戰中專考試。那時的生活是清苦的，夜裏讀書，一盞煤油燈就是全部的光明，常需熬過子時。陪伴我抵抗困倦的，除了書本，便是從家裏帶來的、用舊報紙層層包好的綠茶。茶葉是父親精心炒製的，並非極品，卻飽含心意。每當眼皮沉重、頭昏腦脹之際，我便撿一小撮墨綠的乾茶，投入那個印着紅字的搪瓷缸，沖入沸騰的開水。霎時間，乾燥蜷縮的葉片在熱浪中翻滾、舒展，彷彿重新獲得了生命，綻放出鮮活的翠綠，水也漸漸染上清透的黃綠。這奇妙的變化，本身就給予我一種振奮的力量。待茶稍涼，我便大口啜飲。那濃醇的帶着明確侵略性的苦味瞬間席捲舌尖，而後是一股清冽的甘甜緩緩升起，如同一道閃電劈開混沌的腦海，睡意被強行驅散，精神為之一振。

可以說，那一罐樸素無華的綠茶，是我闖過「獨木橋」、改變命運的無聲「戰友」。後來，我如願收到了中專錄取通知書。按照村裏的約定，考上中專獎勵30元錢。在簡樸而喜慶的升學家宴上，父親特地請來了兩位貴客——縣經作局（後來合併到農業局）的農藝師。父親舉起粗糙的酒杯，激動地說：「沒有兩位技術員手把手地教，茶廠搞不起來；娃能安心讀書，考上學校，也有茶廠一分力。這茶，提神，也提氣！」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父親和他的茶，滋養的不僅是我熬夜的身體，更是一個家庭在時代變遷中奮力向上的希望。

後來，因緣際會，父親不再承包茶廠。但他對茶的熱愛，早已融入日常，成為一種生命的習慣。他在老屋後的山坡上，悉心照料着幾十棵有些年歲的茶樹。那是他的「自留地」，是他的精神後花園。每年清明、穀雨前後，是父親最忙碌也最專注的時節。手工炒茶，是一場人與火、與時間、與自然生命的精妙對話，其間的辛苦，遠超旁觀者的想像。天剛濛濛亮，他便背起竹簍上山，採摘那帶着晶瑩晨露的一芽一葉。採回的茶青嬌嫩，不能過夜，必須在當天完成殺青，否則便會「瀝」壞，失了鮮靈之氣。

離家工作數十年，我的行囊裏，永遠少不了父親的茶。或於夜深人靜時獨酌，看葉片在杯中載沉載浮，彷彿能與之對話，能透過氤氳的水汽，看見故鄉青山如黛，看見父親在灶前躬身勞作的沉默背影。武平之地，確乎是重巒疊嶂，水流迴環。巍巍梁野山矗立，連綿的峰巒如同一道道巨大的屏障，人的心思不免容易像山間的天氣一樣，時而沉鬱。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武平人的群體性格，卻與人們通常印象中細膩婉約的南方人頗有不同，反倒透着一股北方式的爽直、明快與憨厚。何以如此？依我個人淺見，這與其經年累月飲用綠茶的習慣，有着深刻而微妙的關聯。

武平人鍾愛綠茶，愛的正是它那未經發酵、最大程度保持天然本真的特性，尤其是它那卓著的「提神醒腦」之效。此地氣候濕潤，尤其漫長雨季，陰雨連綿，濕氣氤氳，天地間一片灰濛，人處其中，極易感到昏沉乏力，精神萎靡。此時，一盞滾燙濃醇的綠茶，便成了瀟灑身心疲憊的「虎狼之師」。那明確的苦，凜冽的香，如同一道清冽的山泉，沖刷過被濕氣包裹的肺腑，又像一陣爽利的秋風，掃盡腦海中的昏沉迷霧。

父親的茶，於我，是鄉愁具體可感的滋味，是親情沉默而溫暖的流淌。而武平的綠茶，滋養着一代又一代的山之子民。每品每飲，便覺自己從未遠離那重重山巒，那便是我的根之所繫、靈之所依。

百家廊 林東祥

牠們需要關懷

林奕兒 爽姐私語

最近的雷雨真厲害，大家常被雷聲閃電嚇。因為家人都有養狗狗、貓貓，所以會特別留意牠們，但很奇怪的是，我家所有的狗貓都不怕雷閃電，尤其是貓貓在這樣的雨天特別愛趴在窗上看風景，而狗狗則「睜你都傻」，一於瞞個兩天覺。

我的貓狗狗是幸運的，有那麼愛錫牠們的主人，然而，現在太多沒有人理會的流浪動物，沒有住處、沒人照顧，風雨交加的時候甚至沒有可躲避的地方，牠們只能躲在車底，但有些人趕時間不會留意車底下躲着貓狗。我的有車朋友每到這種狀況，一定會打起精神，開車前拍拍車，檢查車底。另一位大埔的朋友，在雨天準備出去村口接女兒，他習慣性地拍拍車身，忽然有小唐狗從車底跑出來。見牠走路有點不穩，朋友立即快手攔住牠，小唐狗又乖乖地停下來，才發現牠的後腿有血跡，相信是在大雨下找地方躲避時弄傷的。幸好遇到有愛心的朋友，立即抱牠回家查看，猶幸損傷不嚴重便自行處理，並給牠水和食物安撫，第二天帶牠去獸



●牠們都是收養回來的。 作者供圖

太極四十周年

湯禎兆 路地觀察

早前，我前往啟德藝館欣賞太極樂隊舉行的演唱會。對於這類數十周年的回顧演出，我原本抱着重溫青春記憶的期待入場，惟整晚的觀感可謂百感交集。

甫開場，樂隊劈頭第一首便演繹了我心愛的《迷途》，卻冷不防讓我感到無比陌生。整首歌的編曲基本上已面目全非，熟悉的前奏、間奏與節奏幾乎被徹底改寫。我站在場內，那份失落感遠超預期。事實上，全場完結後，我在網上亦見到不少樂迷投訴，指當晚選唱太多冷門作品，像樂迷引頸期盼的《等玉人》《Celia》《禁區》《2030》等等，竟然統統沒有唱，導致現場氣氛一直未能真正炒熱。觀眾席上，不少人整晚只是安靜坐着，直到最後的安歌環節，大批觀眾才紛紛湧到台前，隨着音樂跳躍高唱，場內溫度才總算明顯回升。

我個人認為，這類數十周年的回顧演唱會，對絕大部分入場歌迷而言，本就是一場追憶青春、重溫集體回憶的儀式。大家帶着

香港最近好多雨

趙鵬飛 鵬情萬里

香港最近好多雨，雷也多。常常在凌晨三四點，劈空的驚雷，一炸一響，將一城的人從夢中震醒。恍惚惚間，擦開窗簾隔着玻璃，有閃電稍縱即逝，雷聲跟着在眼前炸起，窗玻璃都跟着嗡嗡作響。再入睡已經不容易，乾脆起身披衣走出陽台。天色青灰暗沉，雨瀑萬箭齊發，地面上暖黃色的燈影裏，時不時有車輛穿過。香港是座不夜城，再早再晚，暴雨颯風，都有人趕路趕工。活着實不易。

香港雖小，地形卻複雜多變。山多、海闊，山海之間高低起伏，加上季風、海陸風，以及城市熱島效應輪番疊加，相隔不遠的地方，天氣差別極大。翻查了天文台的紀錄，就地形而言，香港雨量最高的地方，在大帽山附近，年平均降雨量超過3,000毫米。而位於香港最東北邊的離島東平洲，年平均雨量只有約1,400毫米，兩者相差竟高達1,600毫米以上。不僅如此，即便同一天的同一時段裏，港島東區、大嶼山或大帽山一帶，1小時內降雨量會超過100毫米，僅十多公里外的新界西北，可能連1毫米的雨都沒有。有時候，只隔一條隧道，進去的時候藍天白雲，出隧道已是雨霧迷眼。

只隔一條馬路，一邊是公共屋邨，一邊是山價豪宅。自然風貌的落差共生，城市居住的跌宕混合，彷彿平行時空又能相安無事。很魔幻、很香港。

人的感性留存與科學的氣象水文紀錄往往偏差較大。去年，天文台曾五度發出黑色暴雨警告，熱帶氣旋的數量也刷新紀錄。當時，只覺得氣候變化加劇，極端天氣頻繁，日子越來越難熬。可過去了就過去了，像是年年颶過的颱風，也會捲起海面千堆雪，也會吹斷山邊百年松。風散浪平，海面無痕。山野蒼翠，林秀於風。並未造成多少實質性改變。紀錄在報紙上，是可供查詢的翔實數據，以及撲面而來的沉重憂慮。沉澱在人的記憶裏，多半還是榮耀的高光時刻，和一些抹不去的意難平。

比如眼前這段日子，夜半雨，天明雨；上班雨，下班雨。風雨難測，陰晴不定，會以為不確定才是世界運行的本質，也會以為氤氳的潮濕浸透了太多起伏不定的心情。隔了一段時間，再回想起來，模糊又淡遠，清朗又乾燥，遠不如樹樁上的年輪，看似無聊地畫了一圈又一圈，其實暗含着成長的密碼。

年輪寬，可知那一年風調雨順，溫度適宜，樹木生長暢旺。年輪窄，這一年必定乾旱嚴重，病蟲肆虐。當然，並非所有樹木都會有年輪。冷熱顯著四季分明的地方，樹木的年輪清清楚楚。全年皆夏雨量均衡的熱帶雨林，樹木一整年都在瘋狂生長，細胞大小也始終如一，因此，並不會形成深淺交替的年輪。當然，部分生長在熱帶的樹木，也可能會因為旱季和雨季的交替，形成不那麼明顯的假年輪。這一點也像極了人群。比如亞洲人、非洲人、歐洲人，比如中國的南方人和北方人，身材膚色各異，文化習俗不同，大抵也是千萬年來因應地理自然之故。中國人的哲學智慧將其凝練成8個字，天人相應、天人合一。



●準備落雨前的數碼港海濱公園風景。 作者供圖